

通俗小叢書

在离开大部队的日子里

鄭維孝口述 張乐昌記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· 在离开大部队的日子里

鄭維孝口述 張樂昌記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汉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

江汉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开 · $\frac{1}{2}$ 印张 · 7,000字

1958年7月第1版

195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00

统一书号: T11103·61

定 价: (5)0.06元



目 录

向川陕进军	1
留在老媽媽家里养伤	2
找到了一同受伤的战友	5
回鄂豫皖根据地去	6
到达了大小金龙山	8
被敌人围困在山上	13
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	15

向川陝進軍

1932年粉碎了敵人的四次圍剿之後，紅四方面軍的一部決定向四川、陝西挺進。

當時，從鄂豫皖根據地轉移的部隊有紅四方面軍的3個師，二十五軍的七十三師和少共國際團。

為了迷惑敵人，我們隊伍先繞到孝感、黃陂一帶，在倉子埠附近同敵人遭遇上了，打了一仗，再才轉回大悟，到信陽過鐵路線，沿着桐柏山脈向西挺進，指向陝南。

當我們前進到湖北、四川、陝西交界地區的時候，遇到了敵軍的堵截，同時，還有一部分敵人跟在我們後面追擊。在敵軍以10個師的兵力，前堵後追、包圍夾擊的情況下，指揮部命令我帶一部分隊伍，阻擊敵人追兵，保證主力突出敵人包圍圈。

这一战役中，我們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，給了敌人以重大的杀伤，胜利的完成了阻击任务，保证了主力部队顺利前进。但在战斗中，我又負了重伤，一顆子彈从嘴里打进去，从下顎斜穿了出来。

留在老媽媽家里养伤

当时，部队正在运动中，是不可能攜帶伤員的。同志們把我們这些伤員，分別疏散、隐蔽在深山里的貧苦农民群众家中，請他們照料。穷人的心是向着紅軍的，听說我們是紅軍，人們冒着风险，把我們收下了，象是对待自己亲生儿女一般，細心的看护着。

我記得我住的那一家，只有孤零零的祖孙3个人，一个老爹爹、一个老婆婆和一个6岁大的小孙子。老人們的两个儿子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，媳妇也被匪軍拉去了。这一天，当我被抬进茅屋里的时候，迷迷糊糊的听到老婆婆在叹着气，我勉強的睁开眼睛，看見她老人家



我勉强的睁开眼睛，看见她老人家身上披着一条麻布口袋，满眼含着泪水，正忙着用温开水给我洗伤口。

黎林、谭蔭甜插画

身上披着一条麻布口袋，滿眼含着泪水，正忙着用溫开水給我洗伤口。我仿佛是看見了我那穷得只好当叫化子的媽媽，心里一慘，热泪滾滾的淌了出来。这时心里象有什么东西哽住一般，又昏迷过去了。

住了不到5天，国民党的队伍在山中进行搜查了。老爹爹把我送进了一个大山洞里隐藏起来，洞里阴沉沉的，开始两天总怕遇見毒蛇和野兽，以后慢慢也就习惯了。老爹爹白天装做沒事一般，忙自家的活路，夜晚就偷偷跑进洞里送些干粮和开水来。有时，也有白軍跑到洞口附近故意叫一两声，打算进来搜查。我馬上掏出手枪准备着，只要他进来，我就和他拚。可是这些胆小如鼠的家伙，並沒有发现洞里有人，还没有走到洞口，就轉去了。

在这几十里見不到人烟的荒山里，不要說医疗器械，連最普通的紅藥水、碘酒也无法找到。我还是用过去的老办法，找些南瓜瓢子糊在伤口上，伤口到底慢慢好了。

找到了一同受伤的战友

过了一个多月，伤大体好了，经过两个老人家的帮助，我与这次战斗中负伤的另外11个同志接上了关系，他们大部分都是连排以上的干部，其中有一个是红四方面军副团长陈明江，另一个是韩先印，还有一个当营长的同志。

我和11个同志约好了之后，就在山中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开了个小会。

今后怎么办呢？长期在这里呆下去，总不是个办法，要去追赶部队吧，不仅不容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，同时，川陕这么大块地方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也难于找到部队下落。

最后大家决定：回鄂豫皖老根据地去，老根据地可能还有我们的军队。在那里，党留下了一部分同志坚持根据地的斗争，我们是能够找到党组织的。只要是找到了党，那么，一切问题都好办了。

我们怀着十分难舍和感激的心情向老乡

們辭別了。我的“老媽媽”擦着眼淚，送了我們一程又一程，我扶着她的胳膊，幾次催她回去，她才停下來沒有再往前走了。望着老人的身影，想想這一個月來對我的照顧，我的心不知是什麼滋味。老人家呵！我們永遠忘不了你的。

回鄂豫皖根據地去

桐柏山脈，橫貫在鄂豫兩省的邊界上。荊棘、野草，遍地都是。在這里的山道上，常常走幾十里路，見不到一戶人家。

我們12個人為了避免過於集中，暴露目標，就分成了6個小組，兩個人一起，分散地行走。不少的同志傷還沒有全好，又要警惕各個關口和封鎖綫上的敵人，一天只走一二十里路。

走了幾天，我們身上一個錢也沒有了。白天就出來在附近村落地裏討飯，探明方向；夜晚再爬上山去，順着不平的羊腸小路行走。山區

的农民是很穷困的，哪里有东西給我們吃呢？一天要是能够討得到碗把糠皮、麦麸、包谷皮合的稀飯，就算是很不錯的了。腊月寒冬天气，山上也无法找到野果子吃，餓得眼睛发黑，两腿发軟，在大风雪里跌跌撞撞的拖着脚步向前挪动。餓极了，就剝些树皮、挖些草根来吃。有时因为草吃多了，肚子脹得屙不出屎来，有的同志痛得直叫，后来，实在沒有办法，大家就互相用棍子来掏。

記得有一天，我們走进山边一个小墻子里，看見一个老汉，提着一小桶用麸皮、糠和橡树叶子煮熟了的飼料，正准备倒在猪槽里喂猪。这时，我們已餓得发暈了，一个同志向老汉要求說：“老人家，把你桶里的东西給点我們吃吧！”老汉望了望我們，迟疑了一会儿，怜悯的叹口气說：“还是讓我另外給你們找点吃的吧！”我們說：“不必了，老人家。”說罢，拿出了碗，从桶里盛了起来，就咕噪咕噪的喝，每个人一口气喝了五六碗。

在今天生活在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

人們，特別是青年同志們，對於這樣的生活，也許簡直是不可想象的。可是在當時，在那一段艱苦鬥爭的日子里，這一頓，却是我們吃得最好的一次。

衣服被樹枝挂破了，破得象面条一樣，一條一條的向下垂着。寒冷刺骨的西北風，每天不停的吹打着我們，再加上飢餓和傷口的疼痛，折磨得我們簡直不成人形，每個人只剩下皮包着骨頭的一幅瘦架子。但是誰也沒有動搖過，大家只有一個念頭——戰勝一切困難，回到鄂豫皖根據地去。

到达了大小金龙山

經過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，我們終於順着桐柏山和大別山脈回到鄂豫皖根據地來了。我們回到了羅山縣的大小金龍山。

到了大小金龍山，第一個迫切的任務就是要尋找黨，和組織接上關係。大家開始分頭出發去聯繫，一方面去探問我們的基本群眾，一

方面到城鎮里找過去紅軍的聯絡站，從那里去了解。經過半個多月的時間，大家帶着疲乏和失望的心情回來了。沒有探聽到黨組織的一點消息。

原來自從紅四方面軍走后，敵人又瘋狂的搞起了白色恐怖，在根據地里大肆殘殺，不少紅軍家屬和革命同志被殺害了。地主打着國民黨的旗子紛紛返鄉，猖狂的向農民進行反攻倒算。蔣匪陳汝懷部把群眾洗劫一空。在那個飢荒的年頭，群眾餓得發慌的時候，敵人慘無人道的把石灰摻在粥里“放賑”，使人們在吃了之后，被石灰活活燒死。有的地方，一家一家、一村一村的死得只剩下幾個人。

有些地方的群眾，被逼得沒有辦法，成群的跑到離家不遠的山上藏起來。蔣匪軍更是毒辣，它把山包圍起來放火焚燒。大人、小孩成群的被燒死在山里。然後敵人在報紙上大吹“戰績”，說是“消滅”了多少多少紅軍。

城裏面的聯絡點，人事大都變動了，個別的雖然沒有變動，也和組織失去了聯繫。

沒有找到黨怎麼辦呢？難道我們不是黨的一支隊伍么？我們不可以積極展開活動嗎？我們當時想：這裡不比在路上了，在路上如果一打起來，驚動了大批敵人，我們環境生疏，很可能被敵人消滅，這種冒險是不必要的；現在在這裡，我們熟悉地形，了解群眾，有基礎，只要一打開，點起火種，階級鬥爭的火焰又會在群眾中燃燒起來，我們會取得勝利的。

我們12個人的想法是一致的，大伙兒研究決定：一面繼續尋找組織，一面積極的展開活動，聯繫群眾，打擊敵人，鼓舞群眾的鬥爭信心。也只有這樣才能生存下去，別的出路是沒有的。

在集會時，陳明江同志說：“干吧！我們和群眾一起，打出個局面來！”那一個營長同志接着說：“好哇！這兩三個月我手都閑得發癢。干！打死了，革命到底！打贏了，革命成功！”

這天，我們從衣服上撕下來一些破布，擦着手槍，又數了數子彈，商量的活動的辦法。

我們首先在羅山縣鉄鋪附近襲去了几个土豪和“民團”，把槍枝和給養問題初步解決了。再在附近的鎮子里張貼起革命標語：“打倒白匪軍，消滅‘民團’！”“紅軍回來了！”“××你再要作惡，小心你的腦袋！”“中國共產黨萬歲！”

“紅軍回來了！”這個消息，不几天就在群眾中紛紛傳開了。敵人也驚疑起來。

很快我們又轉移到新縣、紅安、大悟、信陽一帶活動。我們人數少，行踪不定，而且都是從正規紅軍下來，有相當戰鬥經驗的人，敵人四處“清剿”，始終不能奈何我們。土豪劣紳的凶焰也被我們壓下去了很多。

從1932年底直到1934年春，我們這一支小小游擊隊，從12個人擴充到60多人，分成3個小組。白天睡在山上，夜晚就出來襲擊敵人。在信陽東陽崗、東岔溝，羅山五里店、鉄鋪，都建立了聯絡點。



“紅軍回來了!”这个消息，不几天就在群众中紛紛傳开了。
黎林、譚蔭甜插画

被敌人圍困在山上

1933年夏天，我們襲击了广水車站和武胜关敌人駐軍，給敌人很大杀伤。这一連串的行动，使敌人震惊了，它不知道回来的紅軍究竟有多少，四处探寻我們的下落。在这年8月間，我們又回到大小金龙山的时候，敌人发觉了，調动了大批人馬把大山紧紧的包圍起来。敌人这样多，突圍是不可能的。大家决定干脆呆在山中和敌人兜圈子，发现空隙再鑽出去。

大小金龙山树林稠密，滿山都是长的小麻栗树和松树。敌人搜山时，如果它是大部队，我們就躲避起来，如果只三二十人，我們就把它吃掉。等到敌人发觉了，我們又轉移了地方。

在山上坚持了半个多月，我們帶的干粮漸漸吃光了。飢餓象影子一样又跟上了我們。我們就把埋在山上的儲备粮食挖了出来。可是怎么煮熟呢？到处找不到一个煮飯的东西，最后，有个同志发现了群众在山上丢下的一个破尿

紅，我們撿來用水洗刷洗刷，就煮起飯來了。幾天之後，埋的糧食又吃光了，大家就摘野毛栗和山楂吃。有兩個同志，因為餓不過，身體又太弱，毛栗吃得太多了，屙不出來，活活給脹死了。

圍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，蔣匪軍被我們打死了許多，可是我們一個也沒有被打着。敵人惱火了，把四周的群眾都趕來逼他們砍樹搜山。敵人一見樹木稠密的地方，不管看到有人無人都開槍射擊。情況危急了，我們決定把長槍埋起來，乘晚上混入群眾中突圍出去。

但這時，我們中間那個營長同志，腿上的傷處突然發作了，寸步難行。想帶他走，根本辦不到；丟下來，也不行，難道把我們一個來密的階級戰友交給敵人么？大家這時心裡比什麼還痛苦，也想不出一個好辦法。這位營長同志看看大家痛苦的表情，他說：“同志們，你們走吧！不要管我。希望你們革命成功，……。”沒有等他說完，一個同志就激動的說：“要死死到一堆。不管怎樣也要一塊走。我們跟那些